



新唐人电视台主办的第三届“全世界中国舞大赛”，于二零零九年六月十九日到二十一日在美国纽约举行，大赛精彩纷呈，参赛选手们将中国古典舞的身韵、身法和技巧表现得如行云流水，令人目不暇接，观众席上不时爆发出阵阵掌声和叫好声。

男子选手的表演英姿勃勃，质朴内敛，侠义正气，将历代帝王将相、古代武士、求道者等演绎得惟妙惟肖，曹操、诸葛亮、杨六郎、韩信、赵云等人物被刻画得栩栩如生，八仙中倒骑驴的张果老也被演绎得活灵活现。女子选手的表演飘逸、清灵，再现了中华女子的柔美，从凤凰仙子、服了仙药飞升月宫的嫦娥，从花中仙子到少年祝英台、侠女贞妇等等，选手们塑造的形象令人回味无穷。

观众周女士表示，观看新唐人中国舞大赛，精神受到了洗礼，感到很自豪，大赛让人对中华五千年的神传文化有了切身的感受，这就是正统艺术的伟大之处吧——承传文化，教化众生。◇

这样好的功法值得推广

【明慧网】二零零九年六月十三日至十四日，马来西亚法轮功学员在新山市一家大型购物广场举办了为期两天的法轮功功法演示介绍（右图）。

广场的管理负责人了解到法轮功是按照“真、善、忍”提高道德修养，简单的五套功法有益于民众身心健康，学炼法轮功不收任何费用的特点，他们很乐意让学员免费使用广场的舞台来介绍法轮功。

许多人观看功法演示后，立即询问在哪里可以学功；一些不同族裔的人，当场开始学炼法轮功。一个佛教协会的副会长，看了一个多小时的功法示范，临走时要了很多真相资料，他表示：“这样好的功法真值得推广，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

法轮功十七年前从中国大陆传出，“真、善、忍”的修炼原则使上亿人身心受益。九九年七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编造了无数谎言，如“天安门自

“坏病撒腿跑”



在我们村一提到刘天（化名）大伙都知道，他原本身患血癌，如今癌症不翼而飞。

那是二零零七年下半年，刘天得了血癌，身体不能生血，心脏只剩下两克血，医院已经没办法治了，家里后事都准备好了。

同村有位大法弟子来看他，推门一看刘天的脸、脚、手都肿了，流着黄水，说话有气无力，让人揪心。大法弟子含着泪对刘天说：“你要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你的病会好的。”他不作声也不回答，大法弟子问：你怕吗？他说：“不怕也怕。不怕死，可就是我死后也闭不上眼哪，俺闺女才十二岁，老婆眼还瞎，看不见东西，没有我们娘俩怎么活呀。”

大法弟子告诉他：“你就按我说的试一试，你要是入过党、团、队，马上声明退出。共产党发动一次次运动，破坏中华传统文化，迫害善良百姓，使社会善恶颠倒。人不治天治。‘天灭中共’是天意，‘三退’（退党、退团、退队）是顺应天意，能保平安。”他的老婆在一边说：“我们全家全都退。”

过了几天，奇迹出现了，刘天的手、脚、脸逐渐消肿，烧也退了，能吃饭，能上街赶集，还能开着手扶拖拉机带着老婆孩子上岳父家。

别人问他：“你的病怎么好的？”他不喜欢提“癌”字，就告诉人家：“记住‘法轮大法好’，坏病撒腿就跑。”



焚”等伪案欺骗世人。十年来，法轮功学员们坚持不懈地传播真相，如今人心渐明。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都可看到法轮功学员祥和的炼功身影，“真、善、忍”所到之处，广受各国民众欢迎。◇

揭露梅州市警察的暴行 (之七)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真正的与人为善，但却不图任何回报，哪怕是别人的一个笑脸，一个理解，即使遇到别人的讥言讽语，他们也是善良而微笑的面对。因为他们懂得在转眼即逝的名利中还有更值得生命追求的东西，那就是永恒不破的善良与纯真！这种善，这种纯，是完全为了对方，而决不帶有任何索取的正，是生命本性的自然流露。

但是，就连这最起码的人权：对“真善忍”信仰的自由都被横蛮剥夺，在江氏流氓集团近十年的残酷迫害下，他们为捍卫人性尊严而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谢汉柱、男，梅县南口镇维山村人，因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传播法轮大法福音再遭梅州恶警的野蛮绑架，遭受了严重的刑讯逼供。

下面就将梅州市‘610’恶警不敢公开的，谢汉柱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的《辩护词》公诸于世，让世人认清共产邪党的残暴面目，共同制止这场灭绝人性的迫害。

“2005 年 2 月 23 日至 28 日我在梅江区公安分局刑警队三楼被不法干警**陈志东、田雪龙、李建禄、薛清文、黄颂锋**等人用大铁锤垫着书报大力敲打背部，被体重 150—160 斤的人穿着皮鞋上到背部起跳踩踏，受到严刑逼供，使本人身体严重内伤，更详细的逼供过程如下：

1、不给吃饱，每天只吃一餐，大约三两米饭；

2、用手铐把我的双手反铐在墙上的铁水管上，五天四夜不让睡觉；

3、薛清文用手铐铐住我的手，把手铐铐到最紧，然后把我的手指反向扳，同时用力捏手指甲；

4、薛清文用牙签刺我的臀部，掀起衣服用手轻抚触摸刺激我的肋骨皮肤和腋下等敏感部位，企图挠我难受；

5、李建禄、陈志东等几人把我按倒强迫我蹲下，双手反铐在硬木制的北京椅后，双手铐在坐人的位置，然后拉紧两只手铐，再在我的头上压放一张木制北京椅和藤椅，这样长时间折磨我的双脚蹲得麻木，然后又把报警器用绳子系在我的耳朵边，不停地制造报警噪音。就这样折磨到下半夜 2 点左右，然后铐回水管上，不准我睡觉。我一闭上眼睛，就干扰我不准我把眼睛闭上，直到天亮后接班的人来接着进行车轮式的提审问话，白天一般由**陈辉和黄瑞章（女）**进行软硬兼施的恐吓性问话

6、陈志东、李建禄等人把我的双手右手从右肩膀向上向后伸下，左手从左腋下向上伸起，然后用手铐铐住双手，再用大麻绳从水泥棚上的铁水管上串下，用绳子一端系在手铐上，然后不断拉紧绳子的另一端，把我的身体吊起来，脚不着地，被施用过这种酷刑的人称这是飞机吊，用刑时手腕、肩膀等处奇痛无比；

7、李建禄、陈志东等人强迫我蹲下，把我的手反铐在木制北京椅上，背靠木椅后，双手铐在坐人的位置，一人从我身后猛力拉紧手铐，拉紧到不能再紧的最紧状态，当时两只手腕感觉到被拉脱一样疼痛无比，然后他们又用棍子长时间大力敲打我的双掌和十个手指，手掌和十个手指都被打得乌黑、肿胀、麻木没有知觉，直至现在我的双手还在麻木；

8、田雪龙、黄颂锋、李建禄等人把我的双手反铐在水管上，然后用中号垃圾桶装尿臭水，把我的头向尿桶里

按，强迫我喝尿水、脏水，我极力反抗把头伸起来，尿水便从头上直淋到全身上下，全身的衣服都被尿水湿透，在二月底连续阴雨湿冷天气季节，他们迫使我寒冷受冻，冻得全身发抖，双手冻得没有知觉，连续两天晚上施用这种酷刑，每天用六大桶水，地上也被弄得满是尿水；

9、田雪龙等在强迫我喝尿水脏水后，又上到我的背部（当时我的双手被反铐在水管上，头被按下成弯腰状）一个体重 150—160 斤的人双脚踏上我的背部，在我背部穿着皮鞋起跳踩踏，我承受不起那么重的压力腰部严重受伤，以后不能下蹲，下蹲时腰部奇痛无比，直到现在腰痛不止；

10、李建禄、陈志东等人强迫我蹲下，双手反铐在木制北京椅上，背靠北京椅后面，双手反铐在坐人的位置，用绳子绑住我的身体和脖子，用毛巾蒙住双眼，然后用胶纸封住我的口，封得紧紧的，不让我的口呼吸，然后点燃两支青梅州烟，将两支烟插入我的两个鼻孔，使烟随我的呼吸进入肺部。施用此刑一段时间后又将烟取出对我进行威胁、恐吓。这样停了又施、施了又停，一个晚上就用了十支梅州烟，其中一次因为施刑时间太长，造成缺氧窒息，使我昏倒。我昏倒后他们用冷水泼在我脸上头上，我才苏醒过来。因怕出人命，他们才将绳子解开，解开绳子后我已无力蹲在地上，尽管地上尽是尿水，这么寒冷的天气我马上倒在地上，全身衣服弄得更加湿，这种酷刑施刑时肺部烧辣疼痛无比，一直折磨到下半夜两、三点后，把我拉起，双手反铐在水管上站着，不准我休息，这时全身衣服湿透了，在二月底阴雨寒冷的天气里根本也睡不着；

直到 2 月 28 日才将我架回芹黄看守所，回到看守所后，同室的人说我苍老了许多。”◇

反对迫害 因为热爱中国

2009 年 6 月 20 日，经过瑞士巴塞尔中桥的路人纷纷将目光投向了桥头摆放的展板。上面既有法轮功学员在世界各地集体炼功的宏大场景，也有被中共酷刑折磨后的学员照片。霍力仲曼先生（右图）看到展板后主动签名呼吁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



学员器官的罪行。学过中文专业的霍力仲曼对中国的历史颇为了解。他表示：“我这样做是因为反对暴力，更因为我热爱中国，热爱中国人。中国人非常聪明，谦和，有悠久的历史，中国应该回归到他们的本源。中国是如此的伟大，有很大的潜力，中国应该有自由，这样中国才能发展。独裁政权应该在中国消失。活摘器官的罪行是灭绝人性的，非常可怕，上帝会清算这一切的。”他再三感谢法轮功学员的付出：谢谢你们，你们在这里所做的一切是伟大高尚的。◇